

# 神州精英传奇 中

不肖生 著  
三秦出版社



# 神州精英传奇

中

不肖生 著

三秦出版社

## 降志辱身羞居故里

### 第四十七回

#### 求师访道遍走天涯

话说陈志远的侄儿，见自己叔父这般问他，不由得流泪答道：“吴大屠夫打了我！”陈志远忙上前牵了他侄儿的手问道：“吴大屠夫为甚么打你？打了你甚么地方？快说给我听，”他侄儿揩着泪说道：“早起妈教我去买肉，我走到合胜屠坊，因为早了些。猪杀了还不曾破开，只把猪头割了下来。吴大屠夫教我站着多等一会，我怕先生起来耽搁了读书的时刻，不肯多等，催他先切半斤肉给我走。吴大屠夫就亲自拿刀在头圈杀口地方切了一片肉给我，我提回来给妈看，妈说：‘这是杀当肉，精不成精，肥不成肥，怎么能吃，快拿去换一块好的来，不要给你叔叔看了生气，也免得你叔叔又要亲跑一趟。’我只得回头教吴大屠夫更换，吴大屠夫横起两眼望着我道：‘谁家屠坊里的肉出了门可以退换的，先教你等你不肯等，能怪人切错了肉给你吗？’我说不是怪你切错了肉，我家买的肉太少，这精不成精，肥不成肥的肉，实在不好怎生弄了吃，请你换给我一块罢，吴大屠夫就生气说道：‘刚才也是你买了去的，既说精不成精肥不成肥，你当时又不瞎了眼，为甚么不教换，到这时候才提来换呢？快些滚罢！没人有工夫和你罗唆。’他说着掉过身去和别人说话，不理睬我，我只好走到他前面说道：‘

我虽是把这肉提回了家，但是未动一下，我家每天来买肉的，换给我罢！’吴大屠夫对我脸上啐了一口道：‘你每天来买也好，一百年不来买也好，这包退回换的事，我们屠坊里不能为你开端。你是明白的快点儿滚开些！我这里不只做你一家的生意，清晨早起就在这里罗唆，讨厌！’我说：‘我们多年的老来往，换一块肉都不肯，还要开口骂人，是甚么道理？我又不是切动了你的肉再来换。’我这句话才说了，吴大屠夫便大怒起来，说我‘切动了你的肉’这句话是骂了他，把他当做一头猪切他的肉。跳起来劈面就是一拳，打在我脸上，我登时被 他打倒在地下，昏过去了。也不知过了多久才醒来，亏了合胜隔壁张老板将我扶起，送我回来。吴大屠夫还叫我把那肉提回，我不肯接。张老板送我到门口，才转身去了。我于今觉得头目昏昏的，里面有些疼痛。”陈志远急就他侄儿耳边说道：“你万不可把吴大屠夫打你的情形说给你妈知道，你快去我床上睡下，妈若来问，你只说受了点儿凉，身体不大爽快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我出外一刻就回来。”

陈志远扶侄儿到床上睡了，自己急匆匆的到山上寻了几味草药，回家给侄儿敷在头上，才走到合胜屠坊。这时吴振楚正忙着砍肉，陈志远走上前说道：“吴振楚，你为甚么把我侄儿打伤到那一步？”吴振楚一翻眼望了望陈志远，随口答道：“他开口就骂人，我为甚么不打？”陈志远道：“他年轻不懂事，就在你跟前说错了话，你教训他几句也就罢了。他若不服你教训，他家有娘有我，你应该告知他娘和我，我自然会勒令他向你赔罪。你是一个大人，怎么也不懂事，竟把他打伤到那一步？”吴振楚听了，将手中割肉尖刀往屠凳上一拍，骂道：“你家是些甚么东西，你家平日若有教训，他也不敢在外面开口就骂人！我在这里做了几十年生意，历来是谁敢在这里乱

说，我就打谁，不管他老少。于今打也打过了，你是知趣的赶紧回去，给他准备后事，不要在这里学他的样。我看在小时候和你兄弟同在一块玩耍的分上，已经很让你了。若再不走，说不定也要对不起了！”陈志远听了这些话，倒改了一副笑脸问道：“怎么叫做也要对不起？难道连我也要打吗？”吴振楚哼了一声道：“难说不照你侄儿的样，请你在这地下躺一会儿再走！”陈志远哈哈大笑着道：“好厉害！我正是活得不耐烦了，特地来找你送终，你快将我打的躺下来罢！”吴振楚见这一来，那气就更大了，厉声说道：“你既是有意来讨死，我若不敢打你，也不算好汉！”边说边向陈志远举拳就打，陈志远伸着两个指头，在吴振楚肘弯里捏了一下，说也奇怪，吴振楚这条被捏的胳膊就和触了电一般，登时麻木了，伸不得缩不得，上不得下不得，与前人小说书上所写，受了定身法的一样。不过定身法是全部的，吴振楚这回是局部的，只有被捏的胳膊呆呆的是那们举着，这条胳膊以外的肢体仍和平常一样能自由活动。

吴振楚心里明白是被陈志远点正了穴道，只苦于自己不懂得解救的方法。陈志远捏过那下之后，接着打了一个哈哈道：“吴振楚，你怎么不打下来呢？原来你只会欺负小孩子，大人叫你打你还是不敢打啊！你既客气不打我，我就只得少陪你了。”说罢自掉臂归家去了。

吴振楚见陈志远走了，许多买肉的人和过路的人，都一个个望着吴振楚发怔，吴振楚面上又羞又愧，心里又急又气，手膀又胀又痛，只得跑进里面房中，想自己将胳膊转动，但是不转动胀痛得还能忍受，越是转动越痛的不堪。打发人四处请外科医生，请专治跌打损伤的医生直闹了一昼夜吃药敷药，都没有丝毫效验。刚挨过一个对时，自然回复了原状，一些儿不觉

得痛苦了。

只是手膀虽自然回复了原状，然而这一昼夜之间，因为事情来得奇怪，受伤的又是凤凰厅第一个享大名、会武艺的吴振楚，这新闻登时传遍了满城。人人都说吴大屠夫平日动辄行凶打人，今日却遇见对手，把他十多年的威风一时扫尽了。

这类话自免不了要传到吴振楚耳里去，更把吴振楚一气一个半死，心想这恨不报，我在凤凰厅也无面目能见人。若我败在一个武艺有名的人手里也没要紧，陈志远在小时候就是一个有名的痲病鬼，莫说打不过我们，连走路也走不过我们。于今虽说有十多年不见，他见面仍看得出是十多年前的痲病鬼模样，人家不知道他会点穴，只说我打不过他。我此刻若明去找他报仇，他有了防备，我是不见得能打的过，古人说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”，我何不在夜间乘他不备，带一把尖刀在手里，悄悄的到他家将他一刀刺死呢？心中计算已定，即拣选了一把最锋利的杀猪尖刀，磨了一会。

这时正是六月间天气，吴振楚在初更时候，带了尖刀走向陈志远家去。陈志远家的大门外面有一片石坪，这夜有些月色，吴振楚才走近石坪，就见石坪中间安放了一张竹床，竹床上仰面睡了一个人，在那里乘凉。吴振楚停了步，借着月光仔细看，竹床上的人不是陈志远是哪个呢？吴振楚站的地方离竹床约有丈多远，不敢竖起身子走上前去，恐怕脚声惊醒了陈志远。蹲下身来，将尖刀含在口中用牙齿咬了，两手撑在地下，两膝跪着，狗也似的一步一步往前爬，直爬到竹床跟前……

听陈志远睡着打呼，不由得暗暗欢喜道：你陈志远也有落在我手里的时候啊！先将两脚立稳，才慢慢的将腰往上伸直，刚伸到一半，猛见陈志远的手动了一动，即时觉得尾脊上仿佛中了一锥子，自己知道不妙，急想取刀刺去，哪里来得及呢？

这回的麻木比前回就更加厉害了，前回只麻木了一条胳膊，不能转动，这回是全身都麻木了，腰也伸缩不得，四肢也动弹不得，口也张合不得，杀猪尖刀掉落在地下。但牙齿仍和咬着刀一般的张露在外，全身抖个不住，与发了疟疾相似。心里明白，两耳能听，两目能看，只口不能言语，脚不能移，手不能动。见陈志远就和没知道有这回事的一样，仍是仰面朝天的睡着，打呼的声音比初见时越发加大了。

吴振楚恨不得将陈志远生吞活吃了，只是自己成了这个模样，不但前仇不曾报了心里反增加了无穷的毒恨。眼睁睁的望着仇人仰睡在自己面前，自己一不能动弹，便一点儿摆布的方法也没有。

是这么触了电似的约莫抖了一个多更次，才远远的听得有好几个人的脚步声音，边走边说笑着，渐渐的走近跟前了。吴振楚心中益发急的恨不得就一头将自己撞死，免得过路的人看了自己这种奇丑不堪的形象，传播出去，比前次更觉丢脸。但是心里尽管想撞死，事实上哪里由他做得到？正在急得无可奈何的时候，那好几个过路的人已走到了身边，只听得几人同样喊着“哎呀”道：“这是甚么东西？”随即有一个人将手中提的灯笼举起来说道：“等我来照照看。”旋说旋照到吴振楚脸上，不由得都发出惊讶的声音道：“这不是合胜屠坊的吴大老板吗？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？”同时又有个人发见睡着的是陈志远了，也很惊讶的说道：“啊哟！原来睡在这里的是陈志远，你们看陈志远好大的瞌睡，还兀自睡着不醒呢！”其中有一个眼快的，一眼看见了掉在地下的那把杀猪尖刀，忙俯着身拾了起来，就灯笼的光给大家看了说道：“好雪亮的快刀！这刀准是吴大老板的。哦，不错，近来有好多人说吴大老板和陈志远有仇，今夜大约是吴大老板带了这刀来这里想寻陈志远报

仇，不知如何倒成了这个模样？我们只把陈志远叫醒，一问便知端底了。”

当下有人叫陈志远醒来，陈志远应声而醒，翻身坐起来，双手揉着两眼，带着朦胧有睡意的声音说道：“我在这里乘凉正睡得舒服，你们无缘无故的把我叫醒来干甚么呢？”众人笑道：“你说的好太平话，还怪我们不该叫醒了你，你瞧瞧这是哪个？雪亮的是甚么东西？”陈志远放下手来，见说话的那人一手拿着刀，一手指着吴振楚，陈志远故作惊慌的样子说道：“这不是吴大屠夫吗？这不是吴大屠夫的杀猪刀吗？哇！吴振楚，你做出这要死的样子干甚么？你发了疟疾，还不快回去请医生开着方服药？此刻大概已是半夜了，天气很凉，我也得进屋里睡。”说着下了竹床站起来，望着众人问道：“诸位街邻怎么这时分都到了这里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也是因天气太热，在家睡不着，约了几个朋友，在前面某家里推牌九耍子，刚散了场回各人家去，打这里经过，就看见你睡在这里，吴大老板在这里发抖，我们倒被他这怪样子吓了一大跳。咦，快看吴大老板哭起来了！”

陈志远看吴振楚两眼的泪珠儿种豆子也似的洒下来，也不说甚么，弯腰提起竹床，向众人笑道：“对不起诸位街邻，我是要进屋子里面睡去了。”众人中有一个略略老成有些儿见识的人说道：“陈二爷就这么进去睡了，吴大老板不要在这里抖一通夜吗？做好事给他治一治罢！”陈志远摇头道：“我又不做医生，如何能给他治病？凤凰厅有的是好医生，诸位若是有交情的，最好去替他请个医生。我从来不会治病，并不知道他这是甚么病症。”那人陪笑着说道：“陈二爷不要装马虎了罢，吴大老板是个有名的鲁莽人，看他这情形，不待说是拿了刀，想找你报仇，你是这么惩罚他，自是应该的，不过我们既



打这里走过，不能看着他在这里受罪，无论如何总得求你瞧我们一点儿情面，将他治好，告戒他下次再不许对你无礼。”众人也从旁帮着向陈志远要求，陈志远才放下竹床，正色说道：“诸位街邻都是明理的人，象吴振楚这般不讲情理，专一欺负人，应不应该给点儿厉害？他看我家兄弟和他小时候是同玩耍、同长大的人，先兄去世，只留下一个侄儿，他若是顾念交情的，理应凡事照顾一些才是。谁知他这没天良的东西，欺孤儿寡妇的本领真大，前几日舍侄去他店里换肉，他不换也就罢了，想不到竟把舍侄打成重伤，还亏我略知道几味草，舍侄才没有性命之忧，不然早已被他打死了。我实在气不过，亲去他店里和他论理，他翻眼无情，连我也打起来了。他打我我并没回手打他，他自己动手不小心把胳膊上的筋络拗动了，才请医生治好，今夜却又来想杀我。这种没天良不讲情理的东西，诸位但看他的行为，天地虽大，有容他的地方没有？”众人同声说道：“我们都是本地方的人，吴大老板平日的行为，我们没有一个不知道，也没一个以他为然的。只因他的武艺好，气力大，谁也不敢说一句公道话，免得和他淘气。这回他受了陈二爷两次教训，以后的行为想必会痛加改悔，如果陈二爷这番瞧我们的情面饶了他，此后他还是怙恶不改，再落在陈二爷手里时，我们决不来替他求情，听凭陈二爷如何处置！”陈志远点头笑道：“诸位既这么说，我看诸位的分上，不妨饶了他这次。不过望他改悔行为的话，是万万做不到的，只是我陈志远终年住在这里，他定要再来和我为雠，我也没有方法能使他不来，惟有在家中等着他便了。”说时走近吴振楚面前，伸手一巴掌朝吴振楚左脸打去，打的往右边一偏，又伸左手一巴掌打去，打的往左边一偏，这两巴掌打过，吴振楚的头立时能向左右摆动。再抓了顶心发往上一提，只听得骨节乱响，腰腿同时提

直了，双手抛燕子似的将吴振楚反复抛了几下，放下说道：“你能改过自新是你自己的造化。你我本无仇恨，如何用得着报复，自寻苦恼？良言尽此，去罢。”

吴振楚这时得回复了自由，如释去了千百斤重负，只是羞忿得不知应如何才好，哪里还肯停留片刻，连杀猪刀都不要了，提步就跑。无奈四肢百骸酸麻过久，一时何能回复得和平时一样呢？跑几步跌一跤，爬起来又跑，跑几步又跌，众人看了都不禁哈哈大笑。笑得吴振楚更是忿火中烧，一口气奔回家中，绝不踌躇的将雇用的伙计退了，次早便不开门做生意，把所有的产业全行低价变卖，卖了一百串大钱，一百七八十两银子，做两麻布袋，装了一百串大钱，一肩挑起来，揣了两只元宝，将七八十两散碎银子做出门旅费，准备走遍天涯访求名师，练习武艺，好回家雪洗陈志远两次的当众羞辱。

一路上也遇了不少会武艺的人，只是十有六七还敌不过吴振楚，便有些功夫在吴振楚之上的，吴振楚觉得不能比陈志远高强，不敢冒然拜师。访来访去，闻得霍元甲的武艺在当时一般有名望的武术家当中，可称首屈一指，因此特地到天津。上岸的时候，为这一百串大钱和天津的码头挑夫闹了一番口舌，便惊动了许多好事的人，跟在他后面瞧热闹，农劲荪也就是其中的一分子。

吴振楚原打算一落客栈，就去淮庆会馆拜访霍元甲的，无奈他是南方人，平生不但没到过北方，并不曾离开过凤凰厅，数月来长途跋涉，心里因访不着名师，又不免有些着急，这日一落到客栈里，就头痛发热，得了个伤风病，整整的躺了两日才好。等他病好了去访，霍元甲已动身往上海去了，只得又赶到上海，谁知见面也是枉然。霍家的祖传武艺，从来不能教给外姓人。吴振楚只索垂头丧气的离开了上海，心想我从凤凰厅出

来，已走过了好几省，所经过的地方，凡是有些名望的好手，也都拜访过了，实在没一个有陈志远那种本领的，可见得声名很靠不住。即如陈志远有那么高的本领，凤凰厅人有谁知道？若有和我一般的人专凭声名到凤凰厅来求师傅，不待说是要拜在我门下，决不会拜在陈志远门下。我这回就是专凭声名，所以访来访去，访不着一个有真才实学的。此后得改变方法，凡是有声名的教师都用不着去拜会，倒不如在一般九流三教没有会武艺声名的人当中，去留神观察，或者还能找得着一个师傅。

吴振楚打定了这个生意，便专在穷乡僻壤的庵堂寺观中盘桓，举动容止略为诡异些儿的人物，他无不十分注意。这日他游到浙江石浦县境内，正在一座不甚高峻的山脚下歇憩，只见一个二十多岁的读书人，生得丰神飘逸，举止温文，俨然一个王孙公子的体态。只是衣服朴素，绝无一点豪富气象，从前面山嘴上走过来，脚步缓慢，像是无事闲游的样子。

吴振楚看看那软弱无力的体格，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暗自寻思道，我的命运怎的直如此不济？几个月不曾遇见一个有些英雄气概的人物，不是粗浊不堪的手艺人，就是这一类风也吹得起的书生，难道我这趟出门是白跑吗？我这仇恨永远没有报复的时候吗？想到这里，就联想到两次受辱的情形，不知不觉的掉下泪来，却又怕被那个迎面而来的读书少年看见，连忙扯着衣袖把眼泪揩了，低头坐着伤感。

忽听得那少年走到跟前问道：“你这人是哪里来的？怎么独自坐在这里哭泣呢？”吴振楚肚内骂道：“我哭也好，笑也好，于你过路的人鸟相干！要你盘问些甚么？”但他肚里虽这么暗骂，口里却是好好的答道：“我自己心中有事，想起来不

由得有些难过。”少年听了吴振楚说话的口音，问道：“你不是湖南人么？到这里来干甚么事的呢？”吴振楚点头道：“你到过我们湖南么？我到这里并不干甚么事，随意玩耍一番就走。”少年道：“我不曾去过湖南，朋友当中有湖南人，所以听得出你的声音。我不相信你是随意来玩耍的。你这两个麻布袋里是两袋甚么东西？很像有点儿分量的样子。”吴振楚道：“没多少分量，只得一百串大钱。”少年连忙打量了吴振楚两眼，问道：“这一百串大钱挑到哪里去呢？”吴振楚摇头道：“不一定挑到哪里去，挑到哪里是哪里。”少年道：“挑着干甚么呢？”吴振楚笑道：“不干甚么，不过拿他压一压肩膀，免得走路时一身轻飘飘的。”少年也笑道：“你这人真可说是无钱不行的了！但不知道一百串钱究竟有多少斤重？”吴振楚顺口答道：“几百斤重。”少年道：“我不相信！一百串钱竟有几百斤重，我挑一挑试试看使得么？”吴振楚道：“使是使得，只是闪痛了你的腰，却不能怪我！”少年伸手将扁担拿起来，往肩膀上一搁，竟毫不费力的挑了起来。

吴振楚这才大吃一惊，暗想这样软弱的读书人，谁也看不出他有这么大的气力。正在这么着想时，只见少年又将布袋歇下来，用手揉着肩膀笑道：“我这肩上从来没受过一些儿压迫，犯不着拿这东西委屈它，并且它不曾受过压迫，也不知道轻重，这两只手有些灵验，无论甚么东西，它一拿就知道分两。”说着拿右手握着扁担当中，高高的举起来就走。

吴振楚望着他走的极轻便的样子，更是又惊又喜，以为今日访着师傅了，眼睁睁的望着少年走了百来步远近，将要转过山脚去了，满拟他不至转过山角去，必能就回头来的。想不到他头也不回，只一瞬眼就转过山角去了。不禁心里慌急起来，跳起身匆匆就赶，赶过山角朝前面一望，一条直路有二里来

远，中间没一点遮断望眼的东西，但是举眼望去，并不见那少年的踪影。肚里恨道：原来是一个骗子！特来骗我这一百串钱的。然而他怎么跑得这么快呢？我如何会倒霉到这一步田地？唉！这也只怪我不应该不将到这里来的实情告知他。他若知道我这一百串钱是特地挑来做师傅钱学武艺的，他有这般本领，自信能做我的师傅。我自会恭恭的将钱送给他，他也用不着是这么骗取了。

吴振楚一面思量着，一面仍脚不停步的急往前追。原来这条路是围绕着这座山脚的，追了好一会，转过一个山嘴，一看那少年已神闲气静的立在刚才自己坐着歇憩的地方，两布袋钱也安放在原处。吴振楚这才欢天喜地的跑上前去，那少年倒埋怨他道：“你跑到甚么地方去呢？我走回来不见了你，害得我心里好着急！等的实在有些不耐烦了，你若再不来时，我只好把钱丢在这里回家去了。你点一点数罢，我还有事去。”吴振楚笑道：“我好不容易遇着你这么一个好汉，无耐有什么事也不能丢了我就去。且请坐下来，我有话说！”你有什么话，就请快些说罢。”吴振楚心想报仇的话是不好说的，只得说道：“我为要练武艺，在江南找不着好师傅，才巴巴的挑了这一百串钱，还有一百两银子，到外面来访求师傅。无奈访了大半年，没访着一个象先生这么好汉。今日有缘给我遇见了你，先生必要收我做徒弟的！”说完整了整上身衣服，打算拜了下去……。少年慌忙将吴振楚的胳膊扶住，哈哈笑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不能做你的师傅。你既这么诚心想学武艺，我可帮你找个师傅，包你如愿相偿，你挑着这钱随我来罢。”吴振楚只得依从，挑起钱跟着少年，走到一处山坤，只见许多竹木花草围绕着一所小小的茅屋，门窗都是芦管编排的，一些儿不牢实。吴振楚心想，似这样的门窗休说防贼盗，便是一只狗也关不住，

有些什么用处呢？想着已走近了芦门，少年指着一块平方的青石道：“我这里没有桌椅，你累了就在这上面坐坐罢。”吴振楚放下钱担，就青石坐下，看少年走入旁边一间略小些儿的房里去了。吴振楚忍不住起身，轻轻走进房门口向里张望，只见窗前安放一块见方二尺多长的大石头，似不曾经人力雕琢的，石上摊了几本破旧不堪的书，此外别无陈设。少年坐在石头跟前，提着一管笔写字。石桌对面用木板支着一个床，床上铺了一条芦席，一条破毯，床头堆了几本旧书。吴振楚不觉好笑，暗想怪道用不着坚实的门窗，这样一无所有的家，也断不至有贼盗来光顾。

少年一会儿写好，掷笔起身对吴振楚道：“今日天色已经不早，本应留在这里歇宿了，明早再教你去拜师。无奈我这里没有床帐被褥，不便留你，写了一封信，你就拿着动身去罢。从这里朝西走不到二十里路，有一座笔尖也似的高山，很容易记认，你走到那山底下随便找一个种地的人家借歇了，明早再上山去，就在半山中间有一座石庙，我帮你找的师傅便在石庙里。不过我吩咐你一句话，你得牢牢的记着你，到那山庙里将这信交了，必有人给羞辱你受，你没诚心学武艺则已，既诚心要学武艺，无论有甚么羞辱都得忍受。”吴振楚伸手接了信道：“只要学得着武艺，忍耐些儿便了。但是这师傅姓甚么叫甚么名字呢？请你说给我听，不要找错了人。”少年笑道：“我教你去，那庙里没有第二人能做你的师傅，你去罢，用不着说给你听。”

吴振楚不好再说，只得揣好了信，便向少年道：“承先生的情，帮我找了师傅，先生的尊姓大名，我还不曾请教得。”少年忽沉下脸挥手道：“你我有缘再见，”说罢转身上床睡了。

吴振楚心中好生纳闷，只好挑了钱出来，向西方投奔，不知此去找着了甚么师傅，且俟第四十八回再写。

话说吴振楚从那少年家里出来，放紧了脚步，一口气向西方奔波了十七八里路，天色才到黄昏时候，快要淹没到地下去的太阳，望去早被那笔尖也似的山峰遮掩了。

## 第四十八回 揽麻雀老英雄显绝艺

### 拉虎筋大徒弟试功夫

吴振楚看那一峰独出，左右没有高下相等的山峰，知道要拜的师傅便是住在那座山里。不敢停步，一会儿走到那座山底下，只见茅屋瓦舍，相连有二三十户人家。一家家的屋檐缝里冒出炊烟，在田里耕作的人，三三五五的肩着农器各自缓步归家。吴振楚看了这般农人日入而息的安闲态度，不由得想到自己年来的奔波劳苦，全是为陈志远欺辱过甚，自己才弄到这一步田地。心想只要能学成武艺，报了两次欺辱的仇恨，自后仍当在家乡安分守己的做生意，再也不和人斗气了！

一面心里是这么想着，一面拣了一处排场气派大些儿的人家，走进去借宿。这家出来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，问吴振楚从哪里来，吴振楚说了要上山去，因天色晚了特来借宿的意思。老人听了连打量了吴振楚几眼问道：“上山去找师傅吗？”吴振楚不由得又是一惊，暗想这老头怎么会知道我是上山找师傅呢？随即点头答道：“我确是要上山找师傅，但是你老人家怎生知道？”老人见问倒望着吴振楚发怔，好一会才说道：“你

既是要上山找师傅，如何反问我怎生知道？”吴振楚道：“我是外省人，初来这里，原不知道这山上有甚么师傅，因有人指引这条道路才到这里来。其实师傅是谁我并不知道。”老人笑道：“这就难怪你问我了。这山上的师傅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哪里的人，来这山上种地度日已有了三十多年，我们只知道他姓瞿，见面都叫他瞿铁老。这山下几十户人家的子弟，他都招了去练武艺，所以我们又都叫他师傅。这山上除了师傅和许多小徒弟外再没有旁人，你要上山去，不是找师傅找谁呢？”吴振楚这才明白，这夜就在此家借宿了一宵。这家因是来找瞿铁老的，款待得甚是殷勤。

次早道谢起身，仍挑了那一百串钱走上山去。行到半山，果见一座全体用麻石砌成的庙宇，形式甚为古老，至多也是二百年以前的建筑。庙的规模不十分宏大，山门前一块平地，约有三四丈宽大。山门敞开着，有十多个小孩在门里手舞足蹈的玩耍。吴振楚看了不以为意，直跨进门去，只是门里的地方不宽，有十多个小孩在那里手舞足蹈，把出入的要道塞住了。吴振楚挑了这一百串钱不好行走，只得立住脚等众小孩让路，但是众小孩仿佛不曾看见有人来了似的，乱跳乱舞如故，没有一个肯抬头望吴振楚一眼。

吴振楚等得心里焦躁起来了，打算挑着钱直撞过去，把众小孩撞翻几个。忽然转念一想使不得，那少年不是曾叮嘱我若有羞辱须忍耐吗？怎好一到就任性撞祸呢。这么一想即时将钱担放下来，对就近一个小孩问道：“师傅在里面么？”那小孩只当没听见，睬也不睬。吴振楚暗自纳闷道：“这小东西聋了吗？就在他跟前问他，怎么也不听见？”只是仍不敢动气，走近一步拣了一个年龄略大些儿的照前问了一句，并说因我这里有一封信要当面交给师傅。这小孩也是一般的只当没听得。



吴振楚忍气吞声的立在旁边，又不敢径往里面走，仔细看众小孩虽是乱舞乱跳，然各自专心致志的各不相犯，也没一个开口说话，不像是寻常小孩无意识的玩耍。心想难道这就是练习武艺吗？我自己不是不曾练习过武艺的人，近来跑了几省的地方，南北会拳脚、有名的好汉也不知见过了多少，哪里见过这种乱舞乱跳的拳脚呢？吴振楚心里正在这么怀疑，只见正殿上走下一个须发皓然的老人来，反操着两手，笑容满面地从容走着。吴振楚料知这老人必就是要拜的师傅，连忙整了整身上衣服，掏出那少年的信来，双手擎着迎上去，恭恭敬敬的请了一个安，将信呈上，口里并不说甚么，因为吴振楚此时心里还有些不相信，这样年老的人果有本领能做自己的师傅。近来所见名头高大的人物实在太多，徒有虚名的居十之七八，有了这些经验，就恐怕瞿铁老也没有了不得的本领，够不上做自己的师傅，所以不肯随口称呼。

瞿铁老接信看了一遍，登时蹙着眉头说道：“你已有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怎么好到我这里来做徒弟呢？我的徒弟没有过一十五岁的，你如何和他们混得来？也罢，你得这封信到我这里来也不容易，我收你做徒弟倒使得。不过你从前做过些什么功夫，须使几手出来给我看看，我才好就你的资质传你的武艺。”吴振楚道：“凭空使出来，只怕难看出功夫的深浅。”瞿铁老似乎已懂得了吴振楚的用意，是不知道自己的本领能不能做他的师傅。随即点头笑道：“一个人空手使起来是不容易看功夫的深浅，我找一个徒弟和你对使，你的功夫就显而易见了。”说着向众小孩中叫了一声，当下也没听出叫的甚么名字，只见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孩子，即时停了跳舞，规行矩步的走了过来。瞿铁老指着吴振楚笑向这孩子道：“这是你的师兄，你陪你师兄走一趟拳脚，看你的功夫也有些儿用处没有。”